

榮譽



作華韻



榮 譽

紹 華 作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榮 譽

作者 翻 華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

・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・

基本定價 245 元

目 錄

一、劉懷義	一
二、榮 譽	二二
三、姚素琴	三八
四、『北大荒』怎樣變成不荒的？	五四
五、參加勞動才改變成人	六六
六、『如今是我們的天下了』	八八
七、弟兄們的『官司』	九六
八、買賣婚姻	一〇一

一 劉懷義

一 『逢「台」不上上「場」』

劉懷義有個外兄，叫什「逢台不上」。也有人說他是「逢「台」不上上「場」」。首先是壘台不上，再就是升台不上，見到老娘們幹的活：鋤台、磨台、碾台那就更不上了，家裏吃一擔水，也得老老去擔。上「場」是什麼「場」呢，要錢場。這「場」每天不上，心裏可亂癢癢的慌。

今年開春呀，大家都要往地裏送金了。生產小組長催他送。他說：「別忙，雪化化再說吧！」雪化之後，他又說：「饅場西南風把地皮「剝拉剝拉」再說吧！」又過了幾天他說：「趕過，過清明送也不晚！」大家的錢都送完，眼看要就誤事了，沒有辦法，小組長夥只好替他送上。過了清明大家卻忙着種麥子，到了錢雨又種入田。可是他今天說沒吃糧，明天說沒種子，後天又說缺草料，天天抄屯主任：「解決困難我好生產呀！」一直到種「芒種」五、

六天了，他的地還沒種上。他說：『過了「芒種」還能搶種十天呢！』小組長勸他，說他，教他，批評他，把嘴皮都磨破了，他還是不聽。沒有辦法，大夥不能眼看著讓地扔了，只好又替他在地種上。大夥批評他懶，說他不會種地。他說：『咱是莊稼人出身，種地的事兒，咱明白：也喜早，也喜晚，也喜深，也喜淺，也喜勤，也喜懶。』大夥給他扣苞米那天，他硬要『攪』，說『攪』地省事。他個人招大犁，連籽種都沒做。

沒有柴火燒，他也不去打，硬要把分到的一張糞耙劈了燒，老婆不讓，他就去掀房簷上的草，老婆又不讓，他說：『過秋咱們蓋新的，這老破房還要它幹啥！』一個大春天，今日去東家取一碗米，明天去西家借一碗麵，後天又去借點油，又過一天又去要一把鹽。全屯五十多戶，家家都叫他借到了。人夥都說：『他是一個頂不滿的坑！』後來借不出來了，吃飯時叫他碰上，他不用你請，自己湊上去，摸一雙筷子就吃。不過這是最近的事，一頓半頓，誰也不好意思得罪這個二流子，都還沒說出什麼。

起先生產小組是按門挨戶編的。以後提出『組織小組要自願』。他第一個退出了小組。但他還說：『別看我是二流子，咱們各幹各的照量照量！』說的倒好聽，實際上却白天睡大覺，晚上就同他的幾個『老朋友』要錢。一春天把老婆分到的褲子，孩子分到的汗衫都輸光了。因為

這，老婆同他吵了多少回仗，哭著勸了他多少回，可是他總當作耳旁風。

二 輸了棗紅馬

這一天吃過晚飯之後，他躺在炕上翻過來調過去總是睡不着。昨天晚上輸了半夜：下半夜牌『點』剛剛翻上來，偏偏民兵又把他們給堵住了。屯主任王同科批評了他們一頓，又勸了他們半天，他心裏直冒火，連一句也沒聽到耳朵裏。後來把他們幾個放開，把一付『牌九』沒收了。

『不行，非把老本撈過來不行！』他忽然從炕上跳下來，蹣拉上鞋就往外走。老婆問他上哪兒去？他說：『你管著我啦？誰也沒跟你穿一條褲子！』

他偷偷摸摸地走到李二家裏，好像一切都是預約好了一樣，全寶村的王新水（人家都叫他王壞水兒）、李二、趙禿子也在那裏。三缺一他來到正好抱住『門』。因為這幾天劉懷義老是輸給王壞水兒，昨天又輸給他兩萬多，今天一見分外眼紅。李二把豆油燈點上，從炕角摸出一付『牌九』。趙禿子把窗戶擋上，怕外人看見燈光。今天是王壞水『推』，他們三個『押』。王壞水把牌『揭』好，趙禿子、李二把票子押在自己『門』上，每人押了二千塊。劉懷義拍了

一下桌子說：

『五千！』

王壞水說：

『要「現」的，你輸了誰去抽你的肋骨嗎？』

劉懷義心想：明知道這幾天我的手頭緊，故意難爲我。他媽的一天沒錢，看我劉懷義不值一個大『子兒』。心裏一冒火就說：

『把我那匹馬押上！』

王壞水說：『光嘴說，頂屁使換，現在，誰還敢要你的馬，農會……』

劉懷義說：『好，好！呆會兒見！』說著就往外走。這時天已大黑，走出去幾步就看不見了。

劉懷義回到家裏，老婆已經睡覺了。他在馬跟前站了很久，這時想想老婆，想想孩子，想想平常屯主任王同科勸他的話，心裏也直猶疑。不過今天王壞水兒給這口氣實在嚥不下去，真是，人在世界上一天沒錢，別人就不把你當人看！心一狠把馬韁繩解開牽着就往李二家裏走，正好沒有碰見人。

到了李二院子裏，劉懷義要把馬暫押給王壞水，起初王壞水不肯，後來看看有便宜佔，一匹肥實寶的紅馬纔在二十萬塊錢，也就答應了。覺得把馬賣了明天牽到街上就能賣三十多萬，往外一賣別說嚴會誰也找不着。

劉懷義有了錢，一張口就下上五千。這時王壞水兒已經有點心虛，趕忙把牌送給他。

到了後半夜的時候，劉懷義的牌「點」已經翻了好幾個「過兒」。輸了的時候，他想把本錢撈過來再散場；趕到把本錢撈過來了，看看牌「點」怪處，又想贏幾個再散場。半夜過後，牌「點」慢慢又不行了。越輸越發火，越發火越往上「押」的多。約摸有四更天的時候，二十萬塊錢輸的剩了四萬。這時心火一冒三尺多高，一傢伙就押上兩萬。王壞水兒有了本錢自然也不在乎。王壞水兒把牌送給他，他接了摸揭開一看，沒有王壞水的「點」大，兩萬塊錢叫人家給「煞」走了。劉懷義只剩下兩萬塊錢了，便往桌上一拍：「說這一下子了！」王壞水兒把牌送給他，他心裏卜通卜通直跳，半閉着眼睛，用手慢慢地摸。頭一張一頭兩個眼兒，一頭四個眼兒，是個「六套」，第二張一頭兩個眼兒，另一頭一個眼兒。他往桌上一摔大叫一聲：「皇上！」心想這回可沒跑了，李二趕忙一搖手：「小聲點！」劉懷義把牌揭開往桌上一放，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大概是心裏一慌摸錯了。一張「六套」，一張是「二版」，正好是個「還十」。

結果最後的兩萬塊錢又叫王壞水兒給『煞』走了。

王壞水兒一看劉懷義錢也輸光了，馬自己也就贏過來了，這時不溜還等什麼時候？就故意說：

『不好，外邊來人了！』一口氣把燈吹滅，趁黑鑽出屋去。等他們三個走出門去的時候，王壞水已經騎上馬竄出去一百步開外了。

趙禿子沒輸也沒贏，就走回家去。李二纔贏了幾千塊錢，跳到炕上就睡了覺。劉懷義像死了爹一樣（他爹早死了）低着頭往自己家裏慢慢走。

三 離 婚

第二天一早他老婆許桂蘭起來之後，看見丈夫兩條腿伸得直挺挺地，在炕那一頭躺着，呼嚕打得像雷一樣。她不知道丈夫是夜間什麼時候回來的。許桂蘭嘆了一口氣想：有他直當作沒有他，現在也有地了，把馬好好經管住，跟人家換工把地種上算了。反正狗改不了吃屎，多磨他還不是這樣。她走出屋門，向馬槽一看，馬不見了。『那匹紫紅馬哪去了呢？』不用問他倒騰出去了，他早就要倒騰出去，沒讓他。這幾天他沒錢了，沒有錢，他什麼事兒作不出來！

許桂蘭回到屋裏，擰着丈夫的耳朵大聲說：「你起來，你起來！你把馬倒騰哪兒去啦？」劉懷義半天纔慢慢坐起來，他還是迷迷糊糊。坐起來之後，揉了揉眼睛，聽說老婆問馬，自己明明沒理，却發脾氣地說：

「什麼？什麼？馬？我知道嗎？你問我，我問誰呀！」

老婆知道跟他扯不清，就抱着五歲的小兒子大珠找屯主任王同科去。到那裏沒說出半個字，便大哭起來。

許桂蘭說：「我們這一家人家，算是不成一家人家了，從我過門兒，沒過過一天好日子。」說着抱起孩子就往回走，一面仍哭着說：「他願意跟誰過，就跟誰過去吧！我們娘兒倆，沒功夫跟他生這口閒氣！」

王同科想勸他幾句，但也沒什麼說的，許桂蘭一發脾氣誰也勸不下，況且他倆口這股氣，也不是一天半天了。

許桂蘭回到家裏，收拾了幾件爛衣服跟一床被窩，抱着大珠就往外走，劉懷義看着不對勁，就拉住她說：「上哪兒去？」

許桂蘭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說：

「願意上哪兒上哪兒，俺娘倆在這兒擋你的道，我們走了，你好痛痛快快地去要錢！你願意找誰過，找誰過去吧！我沒功夫跟你生這口氣！」

劉懷義，知道老婆的脾氣，十來年的老夫妻了。她一生氣就回娘家，住幾天不用叫她，就自動回來了。不過這回可不一樣，現在婦女跟男人「打八刀」（離婚）的可不少。……也好，你走了再沒有人天天給我打吵子了。跑腿子一個人倒自在。不過，他的孩子，五歲的大珠他捨不得，就說：

「把孩子給我留下，願意滾哪兒就滾哪兒去，偷男人養漢我也不管！」

老婆吐了他一口唾沫說：「呸！你不要臉，你問問，孩子跟你不！」

大珠的腦袋往媽懷裏一扎就哭着說：「媽！我不跟他，我不跟他！」

大珠五歲了，從懂事起，他既不叫爹抱，也不跟爹說話。張口「他」長「他」短，兩個「爹」也不叫。劉懷義在村裏，在老婆跟前不說，在五歲的孩子面前，也混得臭氣難聞了。

劉懷義這時心裏雖然也有些難受，不過心裏那股火，按也按不下去。就照着老婆孩子連踢

帶打說：

「滾，滾，願意滾哪哪去！有本事一輩子就別進我這個門兒！」

許桂蘭本想同他鬧一場，但到了這步田地，還鬧個啥？氣也受够了，打也挨够了。現在他連馬也倒騰出去了，該心不給老孩子過了！於是包頭也不回，徑直向不遠的娘家——棧榆樹屯走去。

這事情不多大功夫，就傳遍了全村，誰也不想去勸許桂蘭，都說：「叫他受受得啦！以後看他改不改！村裏誰也別答理他！」

四 『我沒有了吃你』

老劉跟孩子走的時候，劉懷義正在氣頭上，當時恨不能一下攆出她到去永遠別回來心裏更痛快。可是老婆孩子剛一走，氣消了消，心裏就有些難受，首先是孤單的慌。昨晚熬了一宿沒合眼，眼圈弄得血紅，嘴裏又渴得厲害，攆着飄喝了兩瓢涼水，戶破被窩裏上腦袋倒頭便睡。

一直睡到吃午飯的時候，這時心火完全沒有了。肚子裏餓的咕咕嚕嚕亂叫。叫老婆去作飯吧？老婆走掉了。又一想：真是，立起來五尺高，躺下五尺長一個堂堂漢子，到哪裏不出一碗飯吃，那臭娘們，天天叨叨咕咕地有她沒她也一樣。八路國家誰還不給碗飯吃！想着便走出門去。

上午，屯子裏人都下地回來了。誰見了也不答理他。各家院裏的煙囪已經不冒煙了，大概飯已經做熟，他隨便向趙福九家走去。福九大娘正在端着一盞蘸粘豆包往炕桌上放。這時，他親着個臉一進門就笑着說：『大娘，你們忙呀！』

福九大娘翻了他幾個冷眼說：『不忙怎的，什麼都一忙一進去了。你媳婦兒一走，你可心靜了，更沒有人掛連你了！』話裏一股熱刺刺的味兒，聽到耳裏很不好受。

劉懷義說：『大娘，提她幹啥？那臭娘們兒……』

這時福九大爺也和他的大兒子大哼從地裏回來了。身上叫土蕩的像個泥人。卸了馬，給牲口添上草就去吃飯。劉懷義笑嘻嘻地湊上去，半個屁股坐在炕邊上，伸手就拿起一雙筷子。福九大娘白了幾眼也沒說啥。可是，大哼伸手把筷子給他奪過來說：

『誰給你預備的現成飯！』

劉懷義說：

『噯，噯，大兄弟，你，你脾氣這麼暴躁啊！大哥我，兄弟你，咱們不是一家人嗎！』

大哼說：

『誰跟你二流子一家？』

劉懷義也瞪起眼睛說：

「怎的？你反對天下窮人一家嗎？你不團結呀！你！」

大哼說：

「滾出去，滾出去，現在不是早先了，還吓唬誰呀！」說着拉着劉懷義的胳膊就往外扯。

劉懷義說：

「走就走，離了你這個門還能餓死誰怎的！咱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！」說着人模人樣的走出門來。

他出了門，迎面走過來幾個孩子。一個孩子喊了聲「一二一二」其餘的便齊唱起來。起先什麼：

「春天送幾種大山……你看那二流子，招天耍大錢……也沒聽清唱的什麼，及至他聽見歌子中有自己的名子，可就一個字一個字的入了耳：

「有個劉懷義呀，一天九一推的款：有心上場沒錢不算咱……依個呀呼嘯……」

「牽匹賽紅馬呀，作價二十萬，上場一宿輸個乾大乾……依個……」

「他妻聽着信呀，兩眼淚不乾，將馬輸了攔啥去生座……」

「他發大牌氣呀，心中不耐煩，眼珠一瞪小嘴罵的歡……」

「他丟生了氣，怒火衝上天，一怒之間離婚不回還……」

他聽到這裏，心裏立時火長三尺，怒氣沖天。罵了幾句，回家倒在炕上又睡。

五 爹爹的話

躺了一會，肚子裏餓的難受，從炕上爬起來，在屋角一個小罐裏有一斤白麵。還是前幾天政府賞給的麥種，他磨著磨磨了麵後吃完剩下的。這時心裏有了招兒：今天可以對付了，過去今天再說明天。於是拿政拾鍋煮飯，他煎作疙疸湯。但活到四十歲的人了，疙疸湯還沒作過。添上一碗多水就燒火。不多時，水燒開了，把麵往鍋裏一倒，但灶門裏的火已經着到外面去了，麵也顧不得攪一攪，趕忙又去澆火，把柴火下死勁往灶門裏填，火滅了，等他又生着火的時候，揭開鍋一看鍋裏的一碗麵已經成了一個人麵疙疸。外皮熟了，裏邊還是生麵哩！他生氣地把鍋蓋上，又躺在炕上，這一回決心好好睡一睡，睡到明天算了。明天再想辦法搞吃的。

這一回，他可無論如何睡不着，肚裏餓的難受，心裏惱躁的更難受。現在混到這步田地，誰也不理，連一碗飯也不值了，老婆孩子也叫自己給逼跑了。